

母亲的月饼模

□崔忠华

月桂当空照，金饼几近圆。中秋节又快到了，我回老家看望独居的老父亲。为父亲打扫厨房时，抬头猛地发现厨房东墙上垂挂的月饼模，我瞬间泪流满面，它是已经去世多年的母亲，曾经在中秋用来制作月饼的模子。

月饼模是用老榆木雕刻而成，里面雕刻的是一只活泼可爱的小兔子，周边是波浪状的花纹。老榆木被油沁透，天长日久后变成了枣红色。老榆木易裂，母亲在木把上用细铜线一丝不苟

的缠好，既美观又防裂。木把的圆孔上，母亲系一根红毛线绳，每次用完把月饼模清洗干净后，刻花向墙悬挂着。母亲一生任劳任怨、勤俭持家。小时候，我家吃饭的人多，干活的少，家庭贫困，母亲精打细算维持着一家的饭食。我们兄妹几人最盼望的是中秋节，因为到那时母亲就可以为我们制作月饼了。

母亲将面粉炒熟，加入白糖和熟棉籽油，然后再加入炒熟的

芝麻、花生碎、青红丝，搅拌均匀做成“五仁”馅料。馅料里的“青红丝”是用夏天吃剩的西瓜皮制作的，用刀将西瓜皮外面的角质层轻轻地刮掉，去掉里面的白皮只剩青皮。青皮、白皮分别切丝，白皮切丝后用色素染红，晒干后便是青红丝，使用时清洗干净后便是青红丝，使用时清洗干净后便是青红丝。月饼皮用开水、面粉混合制成的烫面，然后再揉入糖和熟油。

母亲把月饼模上刷一层油，用面皮将馅料包裹其中，然后按

压进月饼模中，成型后翻过模子在案板上轻轻一磕，小白兔的月饼半成品就做好了。这时我和妹妹会在母亲身旁唱童谣：“小白兔，白又白，爱吃萝卜爱白菜，蹦蹦跳跳真可爱。”母亲和我们开玩笑说：“那你们快吃菜去吧。”我和妹妹争先恐后地说：“我要吃娘做的甜月饼！”母亲看着我们认真的样子高兴地笑了。

母亲在平底锅里刷油，把小白兔的月饼烙制两面金黄。沁人心脾的香甜气味从锅中钻出来，

在厨房里弥漫，我们被馋得垂涎欲滴。月饼还没有晾凉，我们就像小猪一样，急不可耐地吃起来，吃得风扫残云、唇齿留香。

我擦干眼泪，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摘下月饼模，它很重，如同对母亲沉沉的思念；握着它，如同摸着含辛茹苦母亲的手；嗅一嗅，如同闻到了历经沧桑母亲的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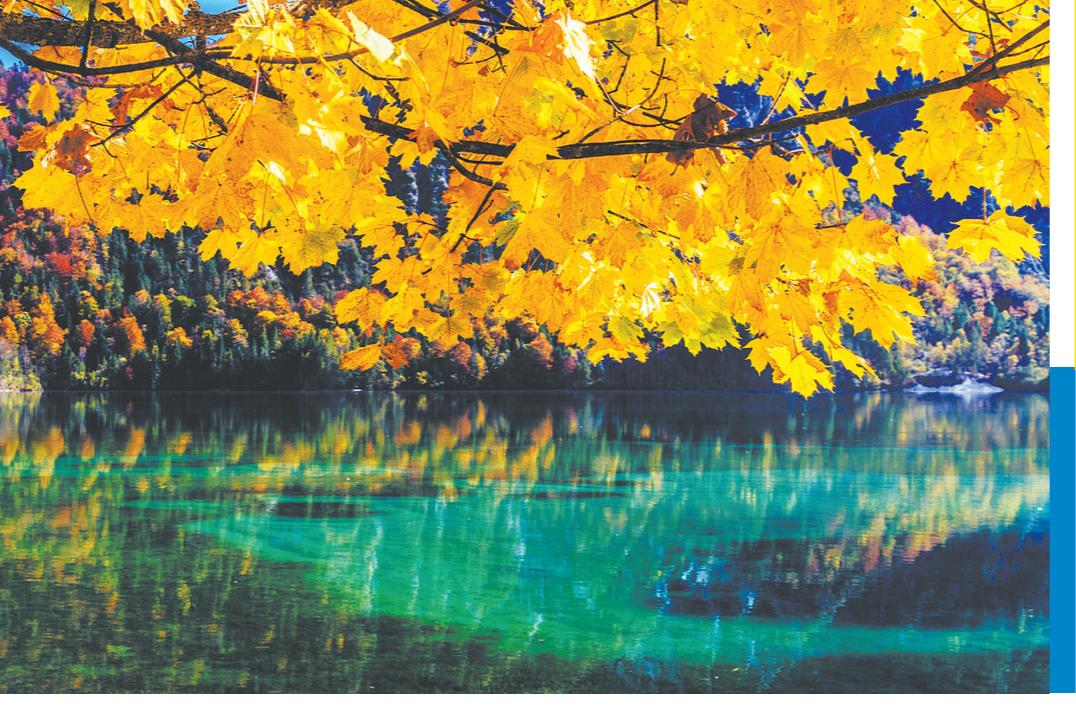
中秋月明人不全，蟾宫做饼祭娘亲。中秋月夜，玉兔东升之时，我一定要摆一盘月饼，面对圆蟾遥祭天堂中的母亲！

我与他们，从此休戚与共

□明前茶

秋色宜人

□李昊天 摄



苇风绿水草

□王太太

别人养花，我琢磨着养几盆水草。水中的草本植物，和岸上的草生长地点不同，环境不同，呈现的姿态不同。

把水草养在盆里，用缸太大，也张扬，用黑釉老盆，养一盆静气。

当然要放几条小红鱼，把这些鱼投到当中，红绿搭配，动静相宜。

我养水草，会怀念一些河，那些有水草微澜与船的河流。倘若在古代，一条船系在河边的柳树上，水清鱼嬉，缠绕几根随波逐浪的烦长水草。

有水草的河流，说明它毛发旺盛，体格茁壮。从远古而来，向未来而去，生生不息。

水有清香，来自于水中植物，荇菜、荷叶、蒲草、菱角、睡莲、水葫芦，在水湄随波摇曳，配得上“袅娜”二字，由河床及水面，细细长长，婀娜多姿，袅袅婷婷。

时常想起小时候外婆老家，大河高岸，一路逶迤，转弯处遇一木桥，人站桥上看水面，河水碧清，那一泓水草，呈条纹状，青青碧碧，半隐半现，却是好看。

有水草的水体，水至清，可掬水而饮。彼时，河湾处，往往还泊着一条打鱼船。

房舍收拾干净，养一缸金鱼半缸荷，生活简单安静，有瓦壶天水的意境。

少年时，看同学家养金鱼，屋檐下的石槽里，几条游来游去的小金鱼。鱼动处，其间有一丛疏疏水草。

养一盆水草，养的是植

物水气与灵气。雨生烟，水生烟，雨烟在有水草的岸边生成，并向四周弥散。

青青绿绿的水草，安营扎寨在水体，为鱼的撒子提供了温床与载体。春天，那些鱼：花鱼、鲫鱼，把卵撒在水草上，了丁丁，随波逐流。有一次，在乡下，我在河边，忽听得一阵稀里哗啦的声响，原来是两条鱼追逐着咬子，蹿到水湄一片浅水草之上，转瞬又从水草上翻身，遁入水底，消失得无踪无影。

古书里的水草，翠绿且水意盈盈。

《诗经》中，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”《楚辞·九歌》，夫人自兮美子，荪何以兮愁苦？”蒲菜还是道一菜，用香蒲的嫩茎，焯火炒，香脆嫩；煲汤则在沸腾时放入。

“开洋扒蒲菜”，焯水、油煽、清蒸，三道工序而成。我在淮安的小餐馆品尝过，色泽碧绿，清香四溢。

水荇，浮在水面，嫩时可食。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，”这种形似睡莲，小巧别致，挺出水面的浅水植物，开黄色小花，一卧千年。

苹与藻，皆水草，古人常采作祭祀之用。《召南·采蘋》吟哦，“于以采苹？南涧之滨；于以采藻？于彼行潦”，诗歌讲述出嫁女子，采摘苹草、水藻，祭祀祖先；宋代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描写，“水中藻荇交横”。那晚，老苏酒后到承天寺吹风，月下看到地上竹子和柏树的影子，纵横交错，铺衍一片，误以为是看到大宋的河中草水。

千百年前，在我的家乡奔跑着众多麋鹿，它们逐水草而生，四蹄奔突，追逐繁衍，激起的水花和泥花纷扬天空。西晋《博物志》记载，“海陵县多麋，千万为群，掘食草根，其处成泥……”可以说，若无水草，便不会有这些生命的存在。

水草丰美，是说明这个地方富庶、安详，物阜民安，风调雨顺，景致唯美。

此处大概在江南。

还有一些古代的水草，妖娆在文字里——

清代《本经逢原》里有“水草部”：泽泻、羊蹄根、菖蒲、蒲黄、苦草、水萍、海藻、昆布，水草晒干，变成数味药。

请教过一位学植物的朋友：水草是一种什么草？朋友说，水草种类很多，有挺水、浮叶、湿生和沉水。

我试着去分辨几种不同的水草。苦草，俗称面条草、龙须草、扁担草，狭长如带状，叶长度随水位深浅而有差别，碧绿半透明，亭亭玉立于水中；卷叶龙须草，叶形似带，旋转式向上生长，整齐地似波浪形直立于水中，别致美观；眼子菜在古代属于草药，有清热、解毒的作用，味道微苦；鸭舌草也叫接水葱，生长在河边浅水处，较柔嫩，叶似鸭舌……

这样的水草在野河——旷野上的河，常常看得见。

许多美好就藏在附近。拨开池塘里的一层浅浅水草，露出水清如鉴的天光云影，那是生活的圆镜。

千百年前，在我的家乡奔跑着众多麋鹿，它们逐水草而生，四蹄奔突，追逐繁衍，激起的水花和泥花纷扬天空。西晋《博物志》记载，“海陵县多麋，千万为群，掘食草根，其处成泥……”可以说，若无水草，便不会有这些生命的存

在。

水草丰美，是说明这个

地方富庶、安详，物阜民安，风调雨顺，景致唯美。

此处大概在江南。

辜负了扁豆

□米丽宏

3年前搬家后，我开始在陌生的街区重建我的生活。首先要找的，就是我加班晚归后依旧开着的蔬菜店。我找到了一家名叫“菜我行”的小店，开业时间从早上7时到晚上9时，小老板是一对漂亮的山东小夫妻，30多岁，眉清目秀，店里摘下月饼模，它很重，如同对母亲沉沉的思念；握着它，如同摸着含辛茹苦母亲的手；嗅一嗅，如同闻到了历经沧桑母亲的味。

中秋月明人不全，蟾宫做饼祭娘亲。

中秋月夜，玉兔东升之时，我一定要摆一盘月饼，面对圆蟾遥祭天堂中的母亲！

待洗的衣物上夹上一张小卡片，记录衣物主人的样貌气质，比如“女学生”“高级白领”“要强的家庭主妇”“高龄大家闺秀”，他会确保同样气质禀赋的人，衣服在同一锅里洗。我也见到抱了羊毛毯的人，听说洗一床羊毛毯要花250元，犹豫要不要洗，因为羊毛毯是她的嫁妆，20年前，买东西的时候只要500元。干洗店老板劝她说：“人为什么要浪费好东西？不洗，你只好把羊毛毯丢掉。这么大尺寸的毛毯需要单独洗，洗完后我保证每一根羊毛都像长在羊身上，是蓬松的，有光泽的。”

我还买了鲜花店的储值卡，这对一个曾经只会养铜钱草的人，是不小的进步，我终于在中年以后，关注起眼睛与心灵的滋养来。

鲜花店的老板娘为每一位买了储值卡的顾客准备了会员花束，每月10号去领，就像发工资一样。

我还加了老板娘的微信，她知道我喜欢花，每次花店空运来昂贵少见的品种，总邀我去观赏。

我们俩像初中同桌一样欣赏洛阳牡丹丝绸般的光洁，欣赏它们在夕阳的余晖下释放出油画般圆满又忧伤的美，老板娘感叹：“每次牡丹开的时候，我都很矛盾，希望它快点被买走，又不希望它被买走。”她知道我并非那个最慷慨的买主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店里新进了莫奈睡莲、伦勃朗郁金香、朱丽叶玫瑰的时候，她都会叫我同享那做梦一样的时刻。

平时，我下班的时候，经常见老板娘在门口小方桌上辅导女儿的功课，或

在咔咔地快速修剪花叶，她干活利落的身姿，就像李子柒在菜园子里，以360度扭转的方式收白菜一样，充满了侠女气。

有时我去上班，天上的启明星还没隐没，老板娘已经扎好了三辆玫瑰婚车。我走过她身旁，向她眨眼睛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靠着这单生意，她又可以舒展地活半个月了。这是

神秘的休戚与共，联结我们的，是这个飞速旋转的大时代，每个人都将经历的流水线生活之外的美妙情谊，它如此微不足道，又如此不可或缺。

干洗店老板临街而立，头顶上是已经干洗熨烫过的衣裳，像倒生的森林一样密密麻麻，很是气派。

他做事细致，收了衣服，不仅分材质、分颜色，还会在

店开得长长远远。

给舅公送月饼

□王亚伟

前天晚上接到舅公的来电，舅婆在那头声音弱弱地说：“春儿，舅公今年可能吃不上你的月饼了……”

老贾一早起来就很认真地翻看挂墙上的日历。今天应该是农历八月初一吧！老贾眉宇上顿然起了道紧锁的横纹，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。

往年这一天，老贾早已准点出门赶去镇上小码头，与舅公会合给他送中秋月饼。

今年去还是不去？思绪万千在纠结。

舅公是奶奶的兄弟，按照本地传统习俗，每年中秋节必须给舅公送月饼，以表晚辈对长辈的孝敬、亲戚之间感情互动。

老贾自从参加工作那年，就从父亲手中承接下这事。年年如此从未断停，老贾与舅公似乎有了默契，八月初一这天，老舅公早早搭乘人家的船过溪来到镇上小码头等老贾送月饼。

不过说起给舅公送月饼，老贾一家人倒有一些不同认识：“舅公八九十岁了，万一路上出点什么意外我们于心何忍，再说现在的生

活他还会稀罕这块饼吗？”

老贾细想也并非无道理。舅公家住镇对面半岛上，来去从陆路得绕几十公里土坎，快点一点的方式就得走水路搭船过溪。

以往，舅公过了溪上码头便找一处既明显又遮阳的地方蹲着，默默地抽着旱烟，只是抬头朝行走的人群目不转睛地审视。陌生人从他眼前移过，舅公那期待

被破坏的中秋浪漫

□马海霞

前天晚上亮起嗓音说：“走！我们上那家大娘吃碗卤肉饼手擀面。”

这么多年都是如此，舅公还特意强调